

中国消灭了疟疾

原创 王子君的碎碎念 王子君的碎碎念 2021-06-30 18:49

世界卫生组织今天正式向我国颁布认证，认证中国已经消灭了疟疾（我国民间俗称打摆子）。

一言勾起回忆无数。

我爸得过疟疾，快二十年前在西非的时候。那年他回国，我还家里目睹了他的疟疾发作过程。

先是发冷，盖上厚厚一层被子还是冷，抱着热水袋还是冷。要知道发作的时候不是北方的冬天，而是佛山的六月，那年都已经35°C了。

发冷的时候不仅仅是身体的感觉，还会全身不自觉地打颤，仿佛人在炎炎夏日被隔绝到了一个看不见的冰窟里。

十几分钟后，开始发热发烧，窜到39°C。整个人头疼欲裂，抱着垃圾桶想吐又吐不出来。

这样折腾了俩小时后，体温开始降下来，浑身大汗淋漓，床单湿得像水泡过一样。

就这个过程，差不多每两天一次。

我爸虽然中年后不怎么运动，但年轻时动辄骑单车上千公里，铁打的底子。而得疟疾才两个星期，人已经萎成一个病秧子，从床上起身都很困难。

那时候非洲也有药，奎宁，也就是康熙用的金鸡纳霜。老爸吃了，没用。

去广州看，广州确诊了疟疾，但还是开奎宁。于是老爸赶忙去北京（我记得是去了一个专门治这种古神级传染病的防疫医院，但名字忘了），医生开了一种新药：

青蒿琥酯片。

对，就是屠呦呦带队研发的那个。

大概四天吧，痊愈。

之后我爸再去非洲（包括我），都会拉上半个行李箱的青蒿琥酯片。虽然过海关时要塞个50美刀，但一出机场就能一板（我记得一板是六粒）卖至少10美刀，半箱就可以把往返机票全赚回来。

不过我去非洲那次，我爸倒不敢卖我带的青蒿琥酯片，他怕死了我得病时没有药。不过说来见了鬼，我在拉各斯的大半年，天天晚上吸我血的蚊子七八只，肚子圆滚滚地倒挂在蚊帐上，捏破时血甚至能溅出来。

但我就是没有得。

等我回到国内后，我爸才放宽心，把屯给我的青蒿琥酯片给卖了。

疟疾英文malaria，老黑豪萨语伊博语等土语发音是“马拉列”。一聊到哪位朋友早逝，一般都是“马拉列”。

我去非洲的08年，疟疾在非洲造成了约90万人的死亡；经过十多年的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，这个数字也只是下降到了50万左右。

治理疟疾，对非洲来说太难了。

疟疾其实可以看成一种寄生虫病：蚊子叮咬时，携带的单细胞生物疟原虫进入体内，并在体内迅速繁殖，这其实就是疟疾。

从这个特征可以看出，即使药学水平不高，其实也能防治疟疾，控制蚊子这个传播媒介就行了。

但非洲国家治理普遍混乱，动员卫生系统进行大规模蚊虫灭害近乎天方夜谭。但如果单纯依靠药物病后治疗，成本又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。（我爸那时候奎宁一盒要15美刀，一周至少三盒）

而我们在国内消灭了疟疾。

建国前，我国约有4000万疟疾感染者；到1970年，还是维持在2400万的高位。但到1990年，全国疟疾感染人数就只有11万人左右了。

在解决蚊子方面，我国搞大规模防蚊灭蚊运动。

建国之初，国内卫生状况极其低下，血吸虫病、脑膜炎、鼠疫、天花、白喉等等等等，每年夺取数以百万计的生命。为了动员全国力量，国家专门发起了著名的“爱国卫生运动”。蚊子，就是爱国卫生运动里“除四害运动”的一害。

（不过麻雀遭殃了，60年才被平反）

除四害运动半年之内，就清理了1500万吨垃圾、疏通28万公里渠道、改建130万眼水井、消灭蚊子苍蝇跳蚤200余万斤。

虽然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，单凭这些人力不可能明显控制疟疾。但一则确实降低了千万左右的感染人数，二则建立了强悍的卫生动员体系，为之后的防疫打下基础。

像之后以市县为中心，派灭蚊队和治疗队进城下乡，打药发药、普及灭蚊知识和设备（单蚊帐就送了240万顶）、病例追踪考核，都以此为起点。

现在我国已经做到了对疟疾“137”应对机制：1天内必须报告病例、3天内完成流调、7天内找到蚊子窝，扬咯。

另一方面，屠呦呦，青蒿琥酯片，1967年的523项目。

当时一是国内防治疟疾的需要，二是越南战争暴露的军事需求，找出一种治疗疟疾的特效药，上升到国家级任务。

教员和伍豪直接下令，由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牵头，523项目启动了。

持续13年、聚集全国60余个科研单位、总参与者超过3000人。成果现在大家都知道：屠呦呦，诺贝尔奖，青蒿片。

有效率近100%，神药级别。

现在小朋友被蚊子咬了，只会觉得烦，顶多发点梗图吐槽一下。

我和当年很多海外的中国人，看到蚊子就发怵。我更是无法想象那些家人朋友死于疟疾的非洲人，看见蚊子的心情。

这就是一种时代悄然无声的进步。荣誉与话题都会渐行渐远，但这种安静的背后，是千万人远离一种威胁的安心。

借问瘟君欲何往，纸船明烛照天烧。

